

人长眼睛,总要看点什么。我呢,最爱看的有两样,一是景,二是书。最理想的状态是举头看景低头看书。

前不久坐动车去上海,一路上大体如此,五个小时也不长。但我可能老坐动车,平时大多坐在房间不动。房间不同于动车,窗外除了两棵树——一株是刺槐,还有一株是刺槐——便是对面阳台晾的长衫短裤,怎么看都算不上赏心悦目。有时还看得不太好意思,颇有偷窥隐私的负罪感。总之,美景可看。于是从书里找景观。一般看散文,散文借景抒情,风景不少。有时也看小说。看着看着,蓦然发觉如今的小说很少写景了。每每直奔主题,上桌就端碗,开门就上床。较之过去,应该说山更青了水更绿了,好看的风景区越来越多。可小说家为什么不写景了呢?

现代作家中鲁迅算是对风景着墨不多的了,但也有极具画面感的风景描摹:“深蓝色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,下面是海边的沙地,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,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……向

学书法,老师说线条是基本功,必须要下苦功。写字的线条就是笔画,讲究铁画银钩,力透纸背,老师说得没错,一横一竖,一点一勾地练习,没有捷径,就靠时光与苦练的死磕!终于线条有了样子了,老师又说结构不行,说白了就是字写得不好看。是的,字要写得漂亮才是,于是临古人的碑帖,能够找得到的字帖临了不少,终于有些像样了,老师又说章法不行。字写得漂亮充其量只是一个写字匠而已,书法必须要有章法。一字一行之间,一点一画之内所蕴含的黑白流变,玄机妙理,自然气韵都很重要。这已有些抽象了,但还是努力去体会,拼命地揣摩,哪怕感到十分牵强附会,也还是坚定地否定自我,去追求那个很重要的东西。正有此要诀了,老师又说功夫在字外!这样一求真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只能把以前的东西都否定,去字外找玄机,找啊找,找了一大圈也没找到一点实在的东西。终于碰到大师,说一切顺其自然,随心所欲,想怎么写就怎么写!

突然有些理解不了不少大书法家为什么行为怪异与众不同,王羲之有东床快婿的典故,张旭、米芾有张颠、米颠之称号……虽然没有记载他们的行为怪异是由学习书法而引起的,但我想他们的书法作品多少会受到行为的影响吧!艺术家的行为其实是有些古怪的,古怪的行为源于古怪的思维,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艺术,如果艺术家的行为思维正常,与普通人无异,那么他们的艺术也就平淡无奇!

评论书法,有一种说法,就是一个作品100人中99人说好,一人说不好,那么这一个人的意见一定要重视。这个说法对不对姑且不论,其表达的意思则是很清楚的,即书法是一门十分深奥的艺术,不是可能百分之百的人

一匹猫尽力的刺去,那猫却将身一扭,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。”诗情画意,跃然纸上。再如《故乡》的开头:“我冒了严寒,回到相隔两千余里,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。时候既然是深冬,渐近故乡时,天气又阴晦了,冷风吹进船舱中,呜呜的响,从

篷隙向外一望,苍黄的天底下,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,没有一点活气。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。”读起来,恐怕任何人都难免心生悲凉,难以自己。郁达夫就不用说了,其笔下的风景描写是那么清幽纯净,超尘脱俗。而得自文言和

高雅的文体,摇曳生姿而又洗尽铅华。诗也写得好,直追唐人,如“独立桥头闲似鹤,有人邀我吃莲蓬”“曾因酒醉鞭名马,生怕情多累美人”“夜雨斋读楚辞,与君同调不同思”。每个字每个句子都经过美的浸润,都是一幅美景。至于徐志摩、沈从文、废名、萧红笔下的风景美,可谓纷至沓来,目不暇给。

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还有汪曾祺承其余波,古朴与清幽兼而得之:“秋天了,庄稼都收割了,扁豆和芝麻都被拔了秧,树叶落了,芦苇都黄了,芦花雪

都说好。那么就产生了一个什么是好书法的问题。绘画是有具体形象和色彩的艺术,画得抽象些可以丰富人们的想象力。但书法不同,没有色彩没有形象,如果再抽象一下,往往会成鬼画符。当事者再怎么强调艺术、创新、特色,可是没人看得懂就等于零。绘画再怎么抽象,人们是可以想象出一个具体的东西来的。譬如一幅动物画,抽象得厉害,但有人会想象是只老虎,有人会想象是条狗,总之

会成为具体东西的。但书法如果想象不出那是个什么具体的字,就会使人一头雾水,或许有人说看不懂是因为你不懂书法艺术,但我认为,所谓艺术再怎么抽象,得有一条底线,便是让观者能想象出一个东西来,如果没有,就不是艺术。简单来说绘画本来是写的艺术,抽象夸张一些可以丰富想象力,扩展艺术氛围,而书法本身就是十分抽象的了,再抽象就很容易过度,变成不伦不类的东西。所以,书法应该把握好一条线,一条清醒与疯狂的度的底线!

书法的书就是书写,一个字一个字的写,是很实在的行为,但是书法的法就是一个相对抽象的东西,掌握好一个度是十分重要的,所以我认为,所谓书法还是得认认真真地书写,字写好了才是实实在在的事情。

四月的夜空拉下帷幕,一江春水在夜色中旖旎而来。此刻,在桐君山对岸的桐庐县城市展示中心内,灯火璀璨,人头攒动,就在馆内的梧桐树下,一场名为“诗乡画城浸润书香 富春江畔春天读书”的读书分享活动,正在举行。

第二期《风起江南》散文系列丛书出版的时候,桐庐作协有四位作家出版了个人专著,孟红娟《家在富春江上》、陈红华《这一刻的幸福》、晏妮《彼与此》和我的《一座山的秋色》。同年,董利荣出版了《叶浅予〈富春人物画谱〉解读》,周华新出版了《深澳》。一年出六本作品,这对于一个基层作协来说,是难得一见的大事。于是,我们决定开个读书分享会,在阅读中加强交流,在交流中获得提升。

当我提出这一想法的时候,得到大家的积极响应。孟老师因故不能参加,

在年尾的假期里,远亲阿卓夫妇有急事得到马来西亚呆上两个星期,不放心10岁的独生女崔崔和帮佣独处,要求我代为照顾。我刚好有空,一口应承。阿卓把崔崔送来时,也带来了一大叠各个科目的练习本子,拜托我督促崔崔一定要把它们完成。我心里想:真是典型的“怕输型”父母啊!现在是学校假期呢,怎么就不让孩子轻松地享受短暂的闲暇呢?

崔崔安静得像一株会走路的植物,和同龄的孩子相较,她好似欠缺了该有的童真。问她喜欢吃什么,她说:“随便。”问她爱不上哪儿玩,她说:“随便。”问她不要看电影,她说:“随便。”问她想看哪一类书籍,她也说:“随便。”“随便”一词,已经变成了她的口头禅。要为这样一个没有主见的女孩安排活动,煞费心机。

开始几天,我带她参观蜡像馆、海洋馆、博物馆、美术馆,她看起来兴致不高。后来,我带她到植物园去逛,那些千紫万红的娇艳花卉似乎也引不起她的兴趣,她像个机械人,木木然地走着、走着……当我们经过那个波

白,人的眼界空阔了。空气非常凉爽。天空淡蓝淡蓝的,淡得像水。”(《昙花、鹤和鬼火》)平白如话,通透如洗,读之如临其境,岂止“眼界空阔”,心胸也空阔了。的确,一切景语,皆情语也。同是秋日风景,到了莫言笔下,则呈现另一番气象:“八月深秋,天高气爽,遍野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。如果秋水泛滥,高粱地就成了一片汪洋,暗红色的高粱头颅擎在浑浊的黄水里,顽强地向苍天呼吁。”(《红高粱家

族》)嗒,汪洋恣肆,杀气腾腾,无疑是烽火连天硝烟四起的抗战岁月的前奏曲。其实,即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“红色经典”也不乏风景描写。“小杨树一房高,嫩枝上挑着几片明亮的大叶子的时候,把涛浪娶了来……小杨树冒出房檐高,叶子遮起阴凉,风一吹哗啦啦响的时候,媳妇生下了运涛……”这是小时读过的《红旗谱》里面的。说来不可思议,就因这两行描写,至今散步或出游时我都对大叶杨情有独钟。每次遇见,都像见到久别的亲人,站在那方阴凉下,看着哗啦啦一闪一闪翻飞的叶片回味远逝的少年情怀,感受游子漂泊的乡愁。

还有《林海雪原》,也是因为故乡大体是林海雪原,对书中的雪景描写尤为感同身受:“腊月严冬,云层密布,狂风卷着雪头,呼啸着,翻滚着,遮天盖地而来。飞舞的雪花,不知它是揭竿而起还是倾天而降,整个世界混沌沌皑皑茫茫,大地和太空被雪混成一体。”不瞒你说,当年初一的我看到这里不由得起了“歹意”,偷偷抄进自己的作文——那时还没有“剽窃”之说,骗得99.5分和老师的评语……

现在呢,至少就我有限的阅读范围而言,小说中很少有这类风景描写了——风景哪儿去了?相反,什么狠写什么,官场的勾心斗角,职场的尔虞我诈,企业的声色犬马……美其名曰“深刻”、美其名曰“接地气”、美其名曰“现代性”。却忘了自己的精神家园——不错,“一片风景是一个心灵世界”,“一花一世界”,我们不会失去这个世界?

清明节回乡祭祖的时候,我曾在一户人家的园子里,看到了栽种着两棵南烛树,长得瘦弱不健康的样子。而现在,这南烛已经在这里,这样生长着应该已有好几年了。

这南烛树,又名乌饭树,因其叶片常常在立夏时节被人采来当作染色乌米饭的原材料而得名。看上去,这两棵南烛树的主干挺粗壮的,它们原本应该长在向阳的山岗上,现在却被移栽到了此处;它们原本更加喜欢贫瘠干旱的土生土长,现在却在顶端150cm处被去掉了顶端优势,不能按着自己的意志去生长。被修剪后的它们长出了细弱的枝条来,细弱的枝上

吹着富春江的风,感觉自己就像是一片叶子,在文学的滋养下不断成长。春风沉醉的夜晚,分享会终于开始了。到现场才发现,这些读者中有白发苍苍的长者,有青春洋溢的学生,还有一脸稚气的黄口小儿,不同的职业,不同的年龄,不同的性别。是文学的魅力,将他们聚集在四月的春风里。

气氛烘托到位,一切都顺理成章,在书香的浸润下,每个人都口吐芬芳。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子民,用饱满的深情,抒写着家乡的这片土地:走过老街,走过小巷,在一幢幢白墙黑瓦的老屋中,感受时光的沉淀之美;走进田野,走进乡村,静观四季流转,淡看草木枯荣,感受乡村的安居之美;走近家乡名人,走近一代画师叶浅予先生,在叶老一笔

## 她要去做一台手机

(新加坡)尤今

光粼粼的大池塘时,她却突然停住了脚步,盯着湖面上那两只优哉游哉的天鹅出神地看,双眸晶晶发亮。我调侃地说:“你既然那么喜欢,就带回家养吧!”她眼里的亮光瞬间像被风掠过的烛光一样,熄灭了,她说:“我妈不让我养宠物。”我问:“你想养什么宠物呢?”她说:“我想养猫。”我又问:“为什么妈妈不让你养呢?”她敛首低眉地说:“妈妈说照顾宠物很浪费时间。”此刻,我读到了崔崔内心的寂寞。

过了两天,我带她到河川生态园去。这是一个以河川为主题设计的野生动物园,一进入园区,崔崔就好像被注入了无限活泼的生命力,崔崔笑着从她眸子里溢出来,蜿蜒到嘴角。我们来到了大熊猫竹林,看到了那两只异常逗趣的大熊猫,她笑得一张小小的脸只剩下白白的牙齿。



走路的云



借扇

午餐去吃炸鸡,她心情很好,话特别多,话题全都围绕着熊猫打转。我开玩笑地说:“你以后当一名兽医,就可以近距离接触熊猫了。”毫不犹豫地,她说:“我不要做兽医,我要去做一台手机。”我忍不住哈哈大笑,说道:“做一台被人滥用的手机,有啥好处呀?”她没有笑,认真地说:“我要做一台手机。”我说:“好吧,告诉我,为什么你要做手机?”她抬头看我,眸子慢慢升起了一层薄薄的雾气,说道:“手机不寂寞。爸爸妈妈只和手机亲近。每当我有事找爸爸商量,他总说:去去去,去做功课,你没看到我在忙吗?其实,他正忙着用手机玩热门游戏,玩到深夜也不罢手;而每当我有事找妈妈倾诉,她也总说:别吵我,没看到我在忙吗?其实,她正忙着和手机的群组成员互通短信,不时还发出咯咯的笑声。”

说着,说着,她的眼泪流了下来,继续说道:“我想养猫,至少猫会听我说话,可是,妈妈又不许我养。如果我变成了一台手机,爸爸妈妈便可以随时刻刻和我相伴了。”

她的话,像滚烫滚过了我的心,我感受到了热辣辣的痛楚……



取经受阻遇火焰 悟空施计借铁扇

借扇 (设色纸本) 朱刚

## 菜园里的南烛树

曲曲

还缀着细弱的叶片,似乎是对这安排的一个消极的抵抗。我回想以前爬山时,路过锄头岭,那山岗上有一大片南烛树,它们能够一直在那里自由自在生长,多好!一棵树在自然旷野自由生长,好过被人移栽到菜园里千倍万倍,这道理很多人都懂。我想,那户村民自然也会懂。可是他们依然还是选择,把它们移栽到了房前屋后的菜园里,难道是好让自己更加方便采摘叶片制作乌米饭?人有时候往往会

会被自己的自私和愚昧限制了可

以有的更好发展。

有位先哲曾说过:“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座圣庙的建筑师。”这和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话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其实是同一个道理。一个人,按着自己的天性,顺其自然地,正大光明地活在人世间的,原本可以成为更好的人,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不管这个人处于怎样的位置上,他都是有得选择的。但是往往,很多人因为目光和视野的局限,选择了一条更加容易、更加便捷,可以马上给自己带来短暂好处的路去走。而忘记了生活留给他的,其实还有一条更加艰难、更加卓绝的路去走。

走这条路的人,首先需要选择通过一扇门,叫窑门。

一画的勾勒下,再次感知家乡的魅力,以及游子对故土的深情。

山水赋予作家灵感,阅读又厚植了他们的内蕴。在他们的笔下,字字句句都饱含着对家乡的眷恋,对生活的热爱,以及对风俗人文的记录、整理和思考。对作品的解读,就是对作品的第二次创作,当我们以文字的方式去重新审视这片生养我们的土地时,这片土地也在我们心中熠熠生辉。

这个夜晚,因为阅读,我们的内心得到了滋养;因为文学,我们的生命更加蕴藉。对着春天,我们许下这样一个愿望:在春日里读书,在春风里沉醉,永远都能春暖花开。

## 十日谈

跟着纳博科夫那十二株白杨去旅行,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共读一本书 责编:郭影



夜光杯